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宋 史 紀 事 本 末

(十)

馮 琦 原 編
陳 邦 瞻 纂 輯
張 溥 輪 正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宋史紀事本末

(十)

馮琦原編
陳邦瞻纂輯
張溥論正

國學基本叢書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子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宋史紀事本末

冊十

編原琦馮

正論溥張 輯纂瞻邦陳

號一〇五路山寶海上
五雲王

人行發

路山寶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刷印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四年十二國民華中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THE NARRATIVE HISTORY OF SUNG
DYNASTY

BY FENG CHI

SUPPLEMENTED BY CHEN PANG CHAN

EDITED BY CHANG P'U

PUBLISHED BY Y. W. W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1

宋史紀事本末

卷九十六

史嵩之起復

理宗紹定五年春正月以史嵩之爲京湖安撫制置使知襄陽府。端平元年六月以入蔡功加史嵩之兵部尙書。九月京湖制置使史嵩之罷。三年二月以史嵩之爲淮西制置使。

嘉熙二年二月詔史嵩之以參知政事督視京西荆湖南北路江西軍馬置司鄂州。三年春正月以史嵩之爲右丞相兼樞密使督視兩淮四川京湖軍馬。嵩之旣相一時正人如杜範游侶劉應起李韶趙汝騰等皆以不合逐去。王萬首上疏論嵩之謂其事體迫遽氣象傾搖太學生欲趣其歸則賄賂之迹已形或謂有族人發其私事肆爲醜詆者以相國大臣而若此非書之所謂大臣矣。時嵩之與喬行簡李宗勉並相當國論者謂喬失之泛李失之狹史失之專。

淳祐四年六月禮部進士徐霖以宰相史嵩之挾邊功要君植黨顓國上疏歷言其姦深之狀以爲其先也奪陛下之心其次奪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奪豪傑之心今日之士大夫嵩之皆變化其心而收攝之矣且其變化之術甚深非彰彰然號於人使之爲小人也常於善類擇其質柔氣弱易以奪之者親任一二其或稍有異己則潛棄而擯遠之以風其餘彼柔弱者始雖欲爲君子終以名節之尊不足易富貴之

願而義利之辨亦終暗於妻妾宮室之私則亦從之而已此嵩之變化士大夫之術舉朝皆受其聾聵鮮有不爲其所欺也於凡善則歸己過則歸君入以告於陛下者惟窺測上情承順風旨出以語於人則曰某事吾所調停也某人吾所幹旋也史嵩之要譽於下而陛下叢怨於上也古人所謂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者嵩之曷嘗有哉不報九月癸卯史嵩之以父病謁告許之甲辰史彌忠卒詔史嵩之起復右丞相兼樞密使中外莫敢言於是太學生黃伯愷金九萬孫翼鳳等百四十四人叩關上書曰臣等竊謂君親等天地忠孝無古今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自古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有不孝而可望其忠也宰我問三年之喪於夫子而曰期可已矣夫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夫宰予暮年之請夫子猶以不仁斥之未聞有聞父母欲亡之病而不之問聞父母已亡之訃而不之奔有人心天理者固如是乎是不特無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且無一日之愛於其父母矣宰予得罪於聖人而嵩之者則又宰予之罪人也此天地所不覆載日月所不照臨鬼神之所共殛天下萬世公論之所共誅其去夷狄禽獸不遠矣且起復之說聖經所無而權宜變化衰世始有之我朝大臣若富弼一身佩社稷安危進退係天下輕重所謂國家重臣不可一日無者也起復之詔凡五遣使弼以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卒不從命天下至今稱焉至若鄭居中王黼輩頑忍無恥固持祿位甘心起復絕滅天理卒以釀成靖康之禍往事可鑒也彼嵩之何人哉心術回邪蹤跡詭秘曩者開督府以和議脩將士心以厚貲竊宰相位羅天下之小人爲之私黨奪天下之利權歸之私室蓄謀積慮險不可測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在朝廷一歲則貽一歲之禍萬口一辭惟恐其去之

不速也。嵩之亡父，以速嵩之去，中外方以爲快。而陛下起復之命已下矣。陛下姑曰：大臣之去，不可不留也。嵩之不天，聞訃不行，乃徘徊牽引，彌縫貴戚，買囑貂璫，轉移上心，夤緣御筆，必得起復之札。然後徐徐引去。大臣佐天子以孝治天下，孝不行於大臣，是率天下而爲無父之國矣。鼎鑪尙有耳，嵩之豈不聞富弼不受起復之事乎？而乃忍爲鄭居中王黼輩之所爲耶？禮子聞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今嵩之視父死如路人，方經營內引，搖尾乞憐，暨奸謀已遂，乃始就道，初不見其有憂戚之容。夫以無父之嵩，而陛下必欲起復之者，爲其有折衝萬里之才歟？嵩之本無捍衛封疆之能，徒有劫制朝廷之術，彼國內亂，骨肉相殘，天使之也。嵩之貪天之功，以欺陛下，其意以爲三邊雲擾，非我不足以制彼也。殊不知敵情叵測，非嵩之所能制。嵩之徒欲以制敵之名，以制陛下耳。陛下所以起復嵩之者，謂其有經理財用之才歟？嵩之本無足國裕民之能，徒有私自豐殖之計。且國之財源，鹽筴爲重，今鈔法屢更，利之歸於國者十無一二，而聚之於私帑者已無遺算。國家之土壤日削，而嵩之之田宅益廣。國家之帑藏日虛，而嵩之之囊橐日厚。陛下眷留嵩之，將以利吾國也，殊不知適以貽無窮之害爾。嵩之敢於無忌憚，而經營起復，爲有彌遠故智，可以效尤。然彌遠所喪者庶母也，嵩之所喪者父也。彌遠奔喪而後起復，嵩之起復之後而後奔喪，以彌遠貪黷固位，猶有顧藉，丁艱於嘉定改元十一月之戊午，起復於次年五月之丙申，未有如嵩之匿喪罔上，殄滅天常如此其慘也。且嵩之之爲計亦姦矣，自入相以來，固知二親耄矣，必有不測旦夕以思，無一事不爲起復張本。當其父未死之前，已預爲必死之地。近畿總餉本不乏人，而起復未卒，哭之馬光祖、京口守臣，豈無勝任而起復未終喪之許堪？故里巷爲十七字之謠也。曰：光祖作總領，許

堪爲節制。丞相要起復援例。夫以里巷之小民。猶知其奸。陛下獨不知之乎。臺諫不敢言。臺諫嵩之牙爪也。給舍不敢言。給舍嵩之腹心也。侍從不敢言。侍從嵩之肘腋也。執政不敢言。執政嵩之羽翼也。嵩之當五內分裂之時。方且擢奸臣以司喉舌。謂其必無陽城毀麻之事也。植私黨以據要津。謂其必無惠卿反噬之虞也。自古大臣不出忠孝之門。席寵怙勢。至於三代。未有不亡人之國者。漢之王氏。魏之司馬氏是也。史氏秉鈞。今三世矣。軍旅將校。惟知有史氏。天下士大夫。惟知有史氏。而陛下之左右前後。亦惟知有史氏。陛下之勢孤立於上。甚可懼也。天欲去之。而陛下留之。堂堂中國。豈無君子。獨信一小人而不悟。是陛下欲藝祖三百年之天下。壞於史氏之手。而後已。臣方涕泣裁書。適觀麻制有曰。趙普當乾德開創之初。勝非在紹興艱難之際。皆從變禮。迄定武功。夫擬人必於其倫。曾於奸深之嵩之。而可與趙普諸賢同日語耶。趙普勝非在相位也。忠肝貫日。一德享天。生靈倚之以爲命。宗社賴之以爲安。我太祖高宗。奪其孝思。俾之勉陳王事。所以爲生靈宗社計也。嵩之自視器局何如。勝非且不能企其萬一。況可匹休趙普耶。臣愚所謂擢奸臣以司喉舌者。此其驗也。臣又讀麻制有曰。諜諗憤兵之聚。邊傳哨騎之馳。況秋高而馬肥。近冬寒而地凜。方嵩之虎踞相位之時。諱言邊事。通川失守。至踰月而後聞。壽春有警。至危急而後告。今圖起復。乃密諭詞臣。昌言邊警。張皇事勢。以恐陛下。蓋欲行其劫制之謀也。臣愚所謂擢姦臣以司喉舌者。又其驗也。竊觀嵩之自謂宰相。動欲守法。至於身乃跌蕩於禮法之外。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若以法繩之。雖置之鈇鉞。猶不足謝天下。況復置諸具瞻之位。其何以訓天下後世耶。臣等於嵩之本無宿怨私忿。所以爭趨闕下。爲陛下言者。亦欲揭綱常於日月。重名教於邱山。使天下爲人臣爲人

子者死忠死孝以全立身之大節而已。孟軻有言。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臣等久被化育。此而不言。則人倫掃地。將與嵩之胥爲夷矣。惟陛下裁之不報。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王元野。黃道等九十四人。上書略曰。天下有一日不可廢之人。倫。人心有一日不可泯之公論。人倫之盡廢。固不足爲亂。臣賊子羞公論之不泯。所以爲宗廟社稷慮。先儒謂事親之情可奪。則事君之情亦可奪。正以不忠實原於不孝。無父後至於無君。此理之必然也。陛下拳拳於嵩之之不忍釋者。豈以秋風向邇。冬寒又迫。非嵩之素諳敵情。熟識邊事。莫能當此寄耶。然臣等不憂敵國之勢盛。而憂陛下之勢孤。昔者金人之盛。十倍韃靼。吾國之專政者。秦檜。爾檜死而逆亮南牧。兵號百萬。孰不束手無策。時宰臣陳康伯以靜定運廟謨。詞臣虞允文以忠義鼓士氣。竟能致采石之捷。成誅亮之功。檜之死。而有陳康伯。虞允文。孰謂嵩之之去。而無如康伯。允文者耶。惟是陛下所進。今不知其亡。凡當世傑特之士。皆銷落於嵩之排擠之餘。如王萬謝。方叔以爭不勝。最先去。游侶以大政不使聞而激之去。劉應起以轉對直言去。張蟠以轉對觸諱去。劉漢弼以臺論攻嵩之之黨去。趙與權以才名軋已而嗾逐斥去。李韶以待從數嵩之之專柄去。王伯大以意向不合去。趙汝騰以麻詞無佞語陰摘其小疵而遣去。徐榮叟。趙葵皆墮其機穽去。別之傑號爲長厚。又以每事必問本末。假託而擠之去。杜範尤爲簡聖眷。負人望。上前敢論諍。遇事有分決。則又用李鳴復而速其去。竊考其時太學九士叩閣上疏。乞罷鳴復而留範。九士囊封未徹於宸旒之聽。而親管之門生已入臺端矣。庸邪小人。奉承惟謹。卽今同僚交章論範。陛下所藉以爲耳目心腹者。皆盡空於嵩之一網。陛下雖居九重。身處佚愉。傍無可謀之人。外無入告之益。是以獨善之清躬。游於史氏之

黨局。君父至此。天下謂何。宗學生與寔等三十四人上書略曰。肅讀麻制。私竊有疑。陛下謂其修法度。能制夷狄。能運掉三邊。能發蹤百將。又謂嵩之可以慰中外之望。凡此數者。必非陛下之意。乃嵩之之腹心。小人之無忌憚者。爲陛下之喉舌也。嵩之不孝。上徹於天。弔者在門。賀者在閭。卽欲舍苦塊而坐廟堂。脫衰絰而被公袞。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縱使陛下垂念史氏。則公主旒節。魚鱗雜襲。陛下之恩亦至矣。而嵩之今乃一日不肯釋相位者。其意將安底止耶。惟陛下決去大奸。則社稷幸甚。建昌軍學教授盧鉞皆上書切諫。亦不報。諸生乃榜於太學齋廊云。丞相朝入。諸生夕出。諸生夕出。丞相朝入。時范鐘劉伯正暫領相事。惡京學生言事。謂皆遊士鼓倡之。諷京尹趙與權逐遊士。諸生聞之作捲堂文。辭先聖以出。曰。天之將喪斯文。實係興衰之運。士亦何負於國。遽驅斥逐之事。靜言思之。良可醜也。慨祖宗之立國。廣學校以儲才。非惟衍豐芑以遺後人。抑亦隆漢都而尊國士。肆惟皇上克廣前猷。炳炳宸奎。釐爲四學。蔑蔑束帛。例及諸生。蒙教育以如天。恨補報之無地。但思粉骨寧畏觸鱗。盡言安石之奸。共惜元城之去。實惟公議不利小人。始陰諷其三緘。終盡打於一網。不任其咎。過歸於君。是誠何心。空人之國。昔鄭僑且謂毀校不可。而李斯尙知逐客爲非。彼旣便己行之。吾亦何顏居此。厄哉吾道。告爾同盟。無見義而不爲。當行己而有恥。苟爲飽煖。忍貪周粟之差。相與攜持。毋蹈秦坑之慘。斯言旣出。明日遂行。京尹遂盡削遊士籍。時將作監徐元杰適輪對。言臣前日進侍經筵。親承聖問。以大臣史嵩之起復。臣奏陛下出命太輕。人言不可沮抑。陛下自盡陛下之禮。大臣自盡大臣之禮。玉音賜諭。臣又何所容喙。今觀學校之書使人感嘆。且大臣讀聖賢書。畏天命。畏人言。家庭之變。哀感終事。禮制有常。臣竊料其何至於忽送死之大事。輕出以

犯清議哉。前日朝廷出命之易。士論所以凜凜者。實以陛下爲四海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翊綱常者也。自聞大臣有起復之命。雖未知其避就若何。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爲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無之。興言及此。非可使聞於鄰國也。陛下烏得而不悔悟。大臣烏得而不堅忍。臣懇懇納忠。何敢詆訐。特爲陛下愛惜民彝。爲大臣愛惜名節而已。疏出。朝野傳頌。帝亦察其忠亮。冬十月。以劉漢弼爲左司諫。時史嵩之久擅國柄。帝亦患苦之。乃夜降御筆。黜四不才臺諫。於是諫議大夫劉晉之。侍御史王瓚。監察御史龔基。先胡清獻皆罷之。故漢弼乃有是命。漢弼首贊帝曰。拔去陰邪。庶可轉危爲安。否則是非不兩立。邪正不並進。陛下雖欲收召善類。不可得矣。帝嘉納之。十一月。徐元杰復上疏論史嵩之起復。士論紛然。乞許其舉執政。自代。帝曰。學校雖是正論。但言之泰甚。元杰對曰。正論乃國家元氣。今正論猶在學校。要當保養一線之脈。因乞引去。左司諫劉漢弼亦上言。願聽嵩之終喪。亟選賢臣。蚤定相位。又論馬光祖奪情。總賦淮東。乃嵩之預爲引例之地。乞勒令追服。以補名教。會嵩之亦自知不爲衆論所容。上疏乞終制。帝乃許之。

五年六月。工部侍郎徐元杰暴卒。先是。史嵩之既去。元老舊德。次第收召。及杜範入相。復延元杰議政。多所裨益。是月朔日。元杰當侍立。先一日。謁范鐘歸。是夕。熱大作。夜四鼓。指爪忽裂。三學諸生相繼伏闕上言。昔小人傾君子。不過使之死於蠻煙瘴雨之鄉。今蠻煙瘴雨不在嶺外。而在朝廷。詔付臨安府鞠治。嘗所給使之入獄。迄無成。劉漢弼亦每以奸邪未盡屏汰爲慮。未幾。以腫疾暴死。太學生蔡德潤等百七十有三人。復叩闕上書訟冤。詔給元杰漢弼官田五百畝。緡錢五千。恤其家。時杜範入相八十日卒。元杰漢

弼相繼暴死。時謂諸公皆中毒。堂食無敢下筯者。嵩之從子環卿嘗上書諫嵩之曰。自開督府。東南民力困於供需。州縣倉卒困於應辦。輦金帛。輓芻粟。絡繹道路。一則曰督府。二則曰督府。不知所幹者何事。所成者何功。近聞蜀川不守。議者多歸退師於鄂之失。何者。分戍列屯。備邊禦戎。首尾相援。如常山之蛇。維江則有趙葵。廬江則有杜伯虎。金陵則有別之傑。爲督府者。宜據鄂渚形勝之地。西可以援蜀。東可以援淮。北可以鎮荆湖。不此之圖。盡捐藩籬。深入堂奧。坐使饑民叛將。乘虛擣危。侵軼於沅湘。搖蕩於鼎澧。恐江陵之勢旣孤。則武昌之勢未易守。荆湖之路稍警。則江浙諸郡。焉得高枕而臥。況殺降失信。則前日徹疆之計。不可復用矣。內地失護。則前日清野之策。不可復施矣。此隙一開。東南生靈直几上肉耳。宋室南渡之疆土。安能保其金甌之無闕也。爲今日計。莫若盡去在幕之羣小。悉召在野之君子。相與改絃易轍。戮力王事。庶幾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不然。見失而不知救。視非而不知革。天下大勢駸駸日趨於危亡之域矣。無何。環卿暴卒。相傳嵩之致毒云。

六年十二月。史嵩之服除。有進用之意。殿中侍御史章瑛正言李昂英監察御史黃師雍翰林學士李韶抗疏論之。乃命嵩之致仕。詔不復用。

張溥曰。綱目書起復始於唐代。若太宗貞觀之于志寧。玄宗開元之張九齡。德宗貞元之張茂宗。憲宗元和之盧從史。穆宗長慶之田布。昭宗天復之韋貽範。五代戊申之史宏肇。皆譏也。惟布得免者。以王庭湊殺田宏正。布不得已承朝命而討賊也。汴宋南渡。起復屢見。史彌遠史嵩之賈似道接踵無忌。嵩之尤譁士論。上而朝臣。下而諸生。伏闕上書。羣唾其面。理宗感悟。卒令終喪。當世快之。宋史於史氏三相。頗乏直

筆卽史所稱端平用兵。廬黃解圍。嵩之發策。皆有先見。至薦士三十二人。董槐吳潛皆出其中。及進玉斧箴。卻安南貢班記載。類非僉人。然起復命下。物議鼎沸。若不能一日容者。何也。彌遠相寧宗十有七年。獨相理宗九年。任小人。逐君子。擅權害政。海內積痛。方幸其一朝奄忽。帝攬萬幾。梁成大等退。洪咨夔等進。端平嘉熙。清明可觀。而嵩之復守其家學。謀柄國政。天下弗堪也。彌遠於寧宗嘉定時。拜相封公。奉母憂治葬。特詔起復。人心怫鬱。嵩之父死未寒。盤桓竊位。一之爲甚。其可再乎。馬光祖未卒。哭而總領許堪未經喪。而節制相臣起復。借爲嚆矢。此何事乎。而用心若此。則非人也。度宗咸淳九年。賈似道母死。葬以鹵簿。卽起復入朝。亡何宋亡。忘親之人。罪必誤國。惜其時無直言如黃愷伯等耳。唐順宗立。王叔文擅作威福。未幾以母喪去位。王伾三疏請起。不報。其黨貶死。而元和更新。嵩之於父死之明日。卽求起復。迫於人言。居閒十有三年而死。人心不滅。公論尙存。余獨怪同一人子。願爲王黼。不願爲富弼。則何故也。

卷九十七

董宋臣丁大全之奸

理宗寶祐三年五月。以宦者董宋臣幹辦佑聖觀。宋臣逢迎上意。起梅堂芙蓉閣香蘭亭。強奪民田。引倡優入宮。招權納賄。無所不至。人以董閹羅目之。監察御史洪天錫上疏言天下之患三。曰宦官外戚小人。蓋指宋臣及謝堂厲文翁也。帝俾天錫易疏。欲自戒飭之。天錫又言自古姦人雖憑怙。其心未嘗不畏人主之知。若知之而止於戒飭。則憑怙愈張。不若未知之愈也。不報。六月。以丁大全爲右司諫。大全鎮江

人面藍色爲戚里婢壻。蚤緣閹妃及內侍盧允升。董宋臣遂得寵於帝。自蕭山尉累拜右司諫。時正言陳大方侍御史胡大昌與大全同除。人目爲三不吠犬。戊子罷監察御史洪天錫。時雨土。天錫以其異爲蒙力言陰陽君子小人之辨。又言蜀中地震。閩浙大水。上下窮空。遠近嗟怨。獨貴戚巨閹享富貴耳。舉天下愁且怨。陛下能獨與數十人者共天下乎。會吳民列愬宦官董宋臣奪其田。天錫下其事有司。而御前提舉所謂田屬御莊。不當白臺。儀鸞司亦牒常平。天錫謂御史所以雪冤。常平所以均役。若中貴人得以控之。則內外臺可廢。猶謂國有紀綱乎。乃申劾宋臣併盧允升。乃言修內司止於供膳脩。比年動曰御前。姦賊之老吏。逋逃之巨兇。一竄名其間。則有司不得舉手。狡者獻謀。暴者助虐。其展轉受害者皆良民也。願無使史臣書之。曰內司之橫自今始。疏六七上。悉留中不報。天錫遂去。宗正寺丞趙崇嶠移書責丞相謝方叔不能救正。而讒者又曰。天錫之論方叔意也。於是監察御史朱應元劾謝方叔及參知政事徐清叟。罷之。董宋臣盧允升猶以爲未快。厚賂人上書力詆洪天錫謝方叔。且乞誅之。使天下明知宰相臺諫之去出自獨斷。於內侍無預。遂出方叔提舉洞霄宮。

四年六月丁大全逐右丞相董槐。槐自以爲人主所振拔。可以利安國家者無不爲。嘗言於帝。有害吏者三一戚里不奉法。二執法大吏久於其官而擅威福。三皇城司不檢士將帥不檢下。故士卒橫。士卒橫則變生於無時。執法擅威福。故賢不肖混淆。賢不肖混淆。則奸邪肆。賢人伏而不出。親戚不奉法。故法令輕。法令輕故朝廷卑。三者不去。政且日廢。願自上除之。於是嫉之者滋甚。時帝年寢高。操柄獨斷。羣臣無當意者。漸喜狎佞人。丁大全方諂事內嬖。竊弄威權。帝弗覺悟。大全嘗遣言私於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

吾惟事上不敢結私約。幸爲謝丁君。大全度槐終不容己。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對。極言大全邪佞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勿疑槐。曰。臣與大全何怨。顧陛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奸邪而噤不言。是負陛下也。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爲奸。不可與共事陛下矣。上書乞骸骨。不報。大全益怨之。乃上章劾槐。章未下。大全夜半以臺檄調隅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驅迫之出。給令與槐至大理寺。欲以此脅之。須臾出北闕。棄槐。囂呼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制始下。物論殊駭。三學生屢上書言之。乃詔槐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大全旣逐槐。益恣橫。道路以目。太學生陳宜中黃鏞林則祖曾唯劉黻陳宗六人上書攻之。大全怒。使御史吳衍劾之。削其籍。編管遠州。立碑三學。戒諸生勿得妄議國政。士論翕然稱宜中等號爲六君子。左司郎中陳宗禮見大全擅柄以言爲諱。嘆曰。此可一日居乎。陛對言願爲宗社大計。毋但爲倉廩府庫之小計。願得天下四海之心。毋但得左右便嬖戚畹之心。願寄腹心於忠良。無但寄耳目於卑近。願四通八達以來正人。毋但旁蹊曲逕。類引貪濁不納。十一月。以丁大全僉書樞密院事。馬天驥同僉書院事。時閹妃怙寵。大全天驥用事。有無名子書八字於朝門曰。閹馬丁當國。勢將亡。十二月。罷知嚴州吳盤。帝以御寶黃冊。催內藏坊場錢。盤奏言。內庫理財太急。督促太峻。龍章鳳篆。施於帑藏之催科。寶冊泥封。下同官吏之文檄。居萬乘之崇高。而商賈賄之有無。事雖至微。關係甚大。董宋臣諷臺諫劾罷之。六年夏四月。以丁大全爲右丞相兼樞密使。

開慶元年春正月。國子監主簿徐宗仁伏闕上書曰。賞罰者軍國之紀綱。賞罰不明。則綱紀不立。今天下如器之敬而未墜於地。存亡之機固不容髮。兵虛將惰。而力匱財殫。環視四境。類不足恃。而所恃以維持。

人心奔走豪傑者。惟陛下賞罰之微權在耳。權在陛下。而陛下不知所以用之。則未墜者安保其終不墜乎。臣竊爲此懼久矣。陛下當危急之時。出金幣。賜土田。授節鉞。分爵秩。尺寸之功。在所必賞。故當悉心效力。圖報萬分。而自出兵越江。踰廣以來。未聞有死封疆戰陣者。豈賞罰不足以勸懲之邪。今通國之所謂佚罰者。乃丁大全袁玠沈翥張鎮吳衍翁應弼石正則王立愛高鑄之徒。而首惡則董宋臣也。是以廷紳抗疏。學校叩闕。至有欲借上方劍爲陛下除惡。而陛下乃釋而不問。豈真欲愛護此數人而重拂千萬人之心哉。今天下之事勢急矣。朝廷之紀綱壞矣。若誤國之罪不誅。則用兵之士不勇。東南一隅。已半壞於此數人之手。而罰不損其毫毛。彼方擁厚貲。挾聲色。高臥華屋。而使陛下與二三大臣焦心勞思。可乎。三軍之在行者。豈不憤然不平曰。稔禍者誰歟。而使捐軀兵革之間。百姓之罹難者。豈不羣然胥怨曰。召亂者誰歟。而使我流血鋒鏑之下。陛下亦嘗念及此乎。不報宗仁又極論宋臣盤固日久。蒙蔽日深。不誅且誤國。竟不報。冬十月丁大全罷。時蒙古侵軼日甚。大全當國。匿不以聞。至是罷相。以觀文殿大學士判鎮江府中書舍人洪芹繳奏。言大全鬼蜮之資。穿窬之行。引用凶惡。陷害忠良。遏塞言路。濁亂朝綱。乞追官遠竄。以伸國法。御史朱龜孫等相繼論大全奸回險狡。很害貪殘。假陛下之刑威。以箝天下之口。挾陛下之爵祿。以籠天下之財。饒虎臣又論其絕言路。壞人才。竭民力。誤邊防。四罪詔致仕。

景定元年夏四月。出內侍董宋臣於安吉州。

三年十一月。竄丁大全於新州道死。

張溥曰。丁大全以戚里婢壻。結寵至尊。由蕭山尉累拜右司諫。怨右相董槐方嚴。上章劾之。檄兵圍第。脅

出北關。遂奪相位。程元鳳謹避恐後。姦同盧杞。而橫愈熒攸。人臣無禮。莫有甚焉。顧所挾持何術。以董宋臣爲之根底也。理宗之季。年高怠政。閹妃色升。近倖用事。梅臺蘭亭。俳優鼓吹。起自宋臣。帝尤愛溺。夫雕牆峻宇。五子興歌。白台閭須。魯公避席。人君有一其國必亡。理宗少慕道學。尊崇濂閩。以義制欲。明訓克聞。而倦勤志蕩。佚豫無節。不解之惑。反甚於多欲之主。此寶祐之佑聖觀。所以遠不及政和之悔輪臺也。宋臣居中。大全居外。表裏作姦。忠言擯棄。一臺諫驅宰相。夫亦何難。然大全於寶祐六年春。參知政事。開慶元年冬。卽以罪免。其爲相僅一年有十月。其進速其退亦速。聖斷未盡廢也。宋臣自淳祐盤固。文天祥等累疏請誅。帝終不省。內庭難拔。視外則有間矣。賈似道專國立威。取名黜董。宋臣盧允升於遠州。諷朱禔孫殺丁大全於新州道上。外戚子弟。禁勒毋動。政若有爲。而大亂四決。董丁雖去。其爲董丁者自在也。董丁日夜用帝。而猶以獨斷之名奉君。似道日夜用帝。而直以獨斷之名自予。小人日盛。則天子日微也。然理宗寵賈妃。則似道進。寵閹妃。則宋臣進。禹訓六戒。色荒爲首。信哉。

卷九十八

公田之置

理宗淳祐六年十一月。殿中侍御史謝方叔言。豪強兼併之患。至今日而極。非限民名田。有所不可。是亦救世道之微權也。國朝駐蹕錢塘。百有二十餘年矣。外之境土日荒。內之生齒日繁。權勢之家日盛。兼併之習日滋。百姓日貧。經制日壞。上下煎迫。若有不可爲之勢。所謂富貴操柄者。若非人主之所得專。識者